

核潜艇闻警出动

[苏]阿·约尔金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核 潜 艇 闻 警 出 动

〔苏〕阿·约尔金等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А. С. ЕЛКИН

АТОМНЫЕ УХОДЯТ ПО ТРЕВОГЕ

Москва, Воениздат, 1972

根据苏联军事出版社 1972 年版译出

核潜艇闻警出动

(苏)阿·约尔金等著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13,000

1975 年 7 月第 1 版 197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394 定价: 1.00 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拜倒在老沙皇脚下的社会帝国主义者

——评《核潜艇闻警出动》……………任一平 (1)

是“花圈”，还是圈套？

——评《海浪上的花圈》……………任文欣 (11)

核潜艇闻警出动……………(1)

作者的话……………(4)

遥远的大西洋的阴影(引子)……………(5)

第一章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2)

第二章 在北极星下的某个地方……………(53)

第三章 在人所不知的境界外……………(85)

第四章 科尔契洛夫中尉……………(111)

第五章 地平线不是更近了……………(160)

第六章 把你的心献给北极……………(195)

第七章 不平静的航程……………(210)

第八章 沿着谢多夫和南森的道路……………(235)

第九章 冰与火……………(263)

第十章 冰山在驾驶室上面漂过……………(304)

第十一章 “列宁共青团”号在进攻……………(342)

第十二章 在遥远的大西洋某地……………(354)

海浪上的花圈……………(403)

核潜艇闻警出动

(文献性中篇小说)

[苏]阿·约尔金著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组译

主要人名表

阿纳托里·伊凡诺维奇·索罗金——核潜艇编队指挥员，海军中将

华西里·彼特罗维奇·华西里耶夫——核潜艇设计师

留里克·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莫菲耶夫——“列宁共青团”号核潜艇电机长，中校工程师

鲍里斯·亚历山大罗维奇·科尔契洛夫——中尉

阿尔卡基·彼特洛维奇·米海洛夫斯基——核潜艇艇长

阿纳托里·谢尔盖耶维奇·谢尔盖耶夫——《共青团真理报》记者

列夫·米海洛维奇·日尔卓夫——核潜艇艇长

尼古拉·索科洛夫——核潜艇艇长

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西索耶夫——核潜艇艇长

华列里·罗扎诺夫——“列宁共青团”号核潜艇共青团书记

尤里·扎戈鲁依科——水兵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伊格纳托夫——核潜艇艇长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别夫兹——核潜艇艇长

作 者 的 话

苏联核潜艇舰队的诞生及其征服海洋的史实已经足够卓越和英勇了，无须作者再作任何艺术上的虚构。书中所有的信件、日记都是真实的。只有在故事内容涉及到主人公的个人生活和一些暂时尚不能叙述的史料时，才对某些人名和情节作了改动。同样原因，某些事件的时间也作了一点变动。

作者十分感谢核潜艇舰队的水兵、军士和军官们，感谢海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没有他们的友好帮助和建议，要完成这部作品是不可能的。

这里，特别要感谢鲍里斯·科尔契洛夫的母亲玛丽亚·杰尼索夫娜·科尔契洛娃和罗扎诺夫一家。

遥远的大西洋的阴影

(引子)

任何不平常的事物，无论多么令人惊讶，总有它的开端。它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在没有到达一定阶段之前，有些东西人们的眼睛无法看见，只有到达这一阶段时，才能逐渐分辨和看清。虽然，那些决定事物进程但尚未被认识的结果和原因，也不是一下子能为人们所理解的。

攻击型航空母舰舰长威廉·福斯特先生可算是合众国舰队的一位很有经验的海军军官。他的“伙伴们”在朝鲜上空的战斗中打得不坏。在包围古巴的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日子里，军舰行动得十分准确，威廉先生也时刻准备给哈瓦那以致命的打击。

他感到非常遗憾，事态并未这样发展下去，相反，战争的命运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了。

总之，只要有个地方就要响起隆隆的炮声或者美元陛下的利益受到公开的或是暗中的威胁，航空母舰就一定象预报灾难的荷兰飞人一样，出现在这个地方。

现在，他的军舰经过修理，装上了飞机，经过短期的战斗

训练，威廉先生又率领它去远航了。

在装饰着模仿红木的雕塑品和光亮的铝护墙板的船舱里，他来回走动，思考着这一次任务。任务本身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困难。密电中说：“秘密穿过大西洋，到达地中海，最迟不得超过五月二十日。”

命令中所包含的意思他是完全清楚的。近东一定又发生什么事情了。以往，实现这样的行动要简单和轻松得多。可是现在，神出鬼没的俄国分舰队在地中海游弋。不久前，要是有人把这种情况告诉威廉先生，他一定会报之一笑，还会说：“俄国人只在波罗的海、黑海航行，他们是很少远航的。更不用说会在这里出现强大的分舰队了！又不是对那些同情赤色分子的国家进行短期访问，而是在这里长驻和进行战斗演习。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一旦发生使俄国人不快的事件，有谁能保证这支分舰队不去插手呢？在大西洋舰队司令部里，有人告诉威廉先生：有一次一艘美国护卫舰驶近俄国分舰队，打信号询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俄国人就傲慢而轻蔑地回答说：“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国务院的意图很清楚：福斯特的航空母舰和随同的护卫舰不仅应该打掉俄国人的傲气，而且还要向他们显示一下美国舰队的力量。他们决定加强美国第六舰队，并且在事态复杂化的情况下牵制住这支突然出现的分舰队。

福斯特满意地笑了笑。他想象得到，当赤色分子看到在强大的远洋舰队里还有一艘航空母舰时，会多么震惊。他们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对抗甲板上的一群携带原子弹的飞机呢？

对于这些飞机来说，一个分舰队真是不在话下！

他希望舰队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不会被发现。他在航线外边航行，关闭了一切无线电信号。同时还特地在基地上放出空气，说这些军舰是开到越南去的。唯一的危险就是遇上俄国的潜水艇。但是，上帝保佑，俄国的潜水艇到目前为止还从未在遥远的大西洋里出现过。

说实话，大自然简直是发狂了。连航空母舰这样的庞然大物也猛烈颠簸起来，而护卫舰则简直掉进了浪花的云雾之中。只有护卫舰的桅杆和拉得紧紧的天线装置时而在海浪中出现。

傍晚，毛毛细雨转为倾盆大雨。

其实，这样的天气正合适。隐秘地穿越大西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应该检查一下，是否一切都正常。

威廉先生在一个校级军官陪同下沿着军舰长长的通道走去。本来，这样的工作无须他自己去做：他的助手多着呢！但是，在进行紧要的作战行动时，他不相信任何人，毕竟自己的眼睛更可靠。

甲板象活的一样，在脚下晃动。他们扶着舷梯的栏杆费力地攀登上去。海水、浪花、冰凉的气流立即迎面扑来。

结束了巡视，威廉先生准备下楼去饭厅进晚餐，突然在门口遇上了惊惶失措的信号副官。

“先生！声纳兵收听到潜水艇的声音。好象还不止一艘。但很难说得确切，据判断，这不是用柴油机发动的潜水艇。”

“您在胡说些什么，休斯顿！您的声纳兵要不是听到一些无关紧要的声音，就是发生了错觉。这里哪儿来的潜水艇？而且是涡轮机的？也许您还会说，这是核潜艇呢！……”

“我也感到很惊奇，先生。也许是我方在演习吧？”

“这是不可能的。要不我会知道的。我们一起去检查一下吧。”

声纳室里的人员个个神色慌张。

“听到什么？”

“又听不见了，先生。”

“您认为，我们遇上潜水艇了吗？”

“我是这样认为的，先生。”

“奇怪。给我！……”他亲自坐上圈椅并戴上耳机。

听了好几分钟，他听到的只是他最熟悉的、他那艘军舰所特有的螺旋桨的声音。接着，他又听到护卫舰的声音。突然，他耳边响起了涡轮机的响声，声音十分清晰，越来越响。对，毫无疑问，这是一艘潜水艇。而且不是用柴油机发动的。

这个情况反而使威廉先生感到有点放心。他很清楚，俄国人还没有核潜艇。上帝保佑，要跟他们相遇还得过三四个年头呢。而现在……

他开始冲动起来。如果这不是俄国人的潜水艇，那于吗不预先通知他呢？这一艘或这几艘潜水艇为什么要靠着他的船舷航行呢？

他取下耳机，比信号副官先走一步，进了密码室。

“请写：‘急电。立即答复。发现潜水艇。可能是核潜艇。请通知，是谁以及何故在我区航行？318号。’立即发出。”他又

转过身来对同伴说：“您马上去询问兄弟舰艇，他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这不可能都是我们的错觉。”

“坚决执行，先生。”信号副官走了，威廉先生点燃了烟斗，就在密码译员的圈椅旁边坐了下来。

“至少要过半小时才会有答复，”水兵小心翼翼地提醒说。

“我知道。您干您的事吧。我在这儿等一等。”

副官回来了。

“护卫舰也遇上潜水艇了。”

“这么说，我们并没有搞错。”

“是的，先生。”

“究竟是谁在这儿搞鬼！”

“看来，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先生，回电来了！”无线电报务员急忙从电报机上抽出穿孔纸条。

“是！”他把纸条递给密码译员。

译员释明电文后，困惑地耸耸肩，把电报稿递给舰长。

“在你们的水域里既无美国的，又无盟国的潜水艇。多加小心。继续监视。出现俄国潜水艇的可能性并不排除……”

“值班员！这些情况还不够！”

“是，先生。”

“加强监视。遇到潜水艇就立即报告……”

福斯特心里直冒火。显然，有人在破坏他突然开进地中海的周密计划。

直到航空母舰舰队慢慢驶过直布罗陀，行至亚历山大港的子午线上，福斯特才发现俄国的分舰队。

海军的礼节总是海军的礼节。他们相互表示欢迎。随后从俄国巡洋舰上发来了信号：“对于遭到某纬度上的狂风骇浪深表同情……”

航空母舰没有回答。这显然是在讥笑威廉先生。那些纬度正好是他“秘密”通过的地带——现在这“秘密”已不知是对谁而言了。

报告了俄国人的信号之后，舱内开始安静下来了。能听到的只是从舷窗外传来的翻滚的海浪声。海军少将哈尔迪第一个打破了难堪的沉默。

“要是在大西洋那儿仍有俄国的核潜艇，那该怎么办呢？”

“那时，”福斯特揷了一下打火机，点燃了烟斗，“那时，这个可悲的事实会带来许多麻烦，哈尔迪。那时，我是一文钱也不付给那套探测潜艇的设备的，你知道，为了这套设备，我们要花费几十亿巨款。那时，”福斯特沉吟了一下，又说，“那时，我们的航空母舰联合舰队不论在美国沿海或是在远洋都不再是安全的了，而目前我们在这些地方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那时，我们经常执行的这些‘最秘密’的军事行动就成了一种公开的秘密。那时，就该把我们那些侦察机关的人员送去修剪白宫的草地，因为这些家伙一文也不值，他们曾经愚弄我们的脑袋，说什么俄国人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不会有核潜艇。那时……”

“够了，先生。”

“也许，现在是够了。但是，世界就是安排得这么糟，其公式中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我们的海军战略也是这样。谁能知道，要是这些组成部分中有一个部分变得

对我们不利,将会引起多大的连锁反应。问题就在这里,哈
迪。这一点也许是最主要的……因此,对于这一点,现在
还是不去想的好。上帝保佑,但愿这一切不过是声纳兵的
错觉……”

第一章 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索罗金站在驾驶室的高处，很远就看到站在码头上的联合舰队司令、参谋长、三艘新下水的海洋潜水艇的主人伊凡诺夫、里霍杰耶夫和拉祖京。

一艘新潜艇下水，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因此，阿纳托里·伊凡诺维奇·索罗金很感困惑不解，他想：干吗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人，为什么要这样令人费解地欢迎他。

他想得出了神，险些忘记发出口令，就暗自责备自己：连这么简单的靠靠码头的事也要出丑。“还说是个有经验的潜水艇军官呢。简直是个饭桶！”

这次他下的命令比往常更严厉：

“左侧——稍向前。右侧——往后退。”

于是，船头开始倾斜；在船身和相隔只有几公尺的纵码头即将平行时，索罗金才轻松地吐了一口气：

“停车！”

潜水艇凭着惯性走完了剩下的一段距离，停泊处的树桩被这沉重的庞然大物轻轻地碰撞了一下，发出了瘖哑的轧轧

声。

“投系缆！”

口令执行得极其利落，索罗金扬扬自得地想到，他的伙伴们可不是草包。舰队的气派，不管怎么说，又一次被潜水艇水兵们精彩而又令人信服的动作表现出来了。

索罗金把蓝色工作服理了理，又整了整船形帽，就向前走去，这时，他才看到海军上将紧皱着眉头，情绪不佳。

“报告……”他一一报告了他在海上遇见的方格和舰艇，可自己却还在担心，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联合舰队司令今天的心情如此沉重。

最后照例讲完“海军中校艇长索罗金”这句话之后，海军上将便同索罗金紧紧拥抱。此时，他们之间早就不再存在军阶上的严格界线，在各个舰队上共事十五年之久，毕竟不同寻常啊！

海军上将挽着索罗金的手，把他带到一边去。

“你有没有向莫斯科报告过什么？”

“没有，”索罗金感到很惊奇。“怎么啦？”

“真的吗？”

“当然，这种事还能开玩笑？”

“后天要你上总司令部去。是紧急通知……我千方百计去打听，究竟是什么事。可他们什么也不讲。我还问过，要准备哪些汇报材料。他们回答说：什么也不要……”

“这次召见太奇怪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绞尽了脑汁，怎么也想不出。”

“是不是莫斯科对我们有些什么不满意？”索罗金推测道。